

炎炎夏夜，月色明朗，繁星閃爍。

橡樹街綠意盎然，蟬鳴陣陣，這一帶白天有群木蔽日，夜間有涼風消暑，環境相當舒適。

教授可真是會挑地方住，讓人一搬進來就不想離開了——

臥室裡，情熱未散，艾黛爾賈特平躺在床上，盯著天花板胡思亂想。

待急促的呼吸緩和下來，轉頭看向枕邊人。

床頭開著小夜燈，暖光照亮了伴侶溫柔的眉眼，貝雷絲也在看她，不曉得看了多久，兩人視線交會時，對她淺淺地笑了一下。

「妳想事情的樣子真可愛。」

艾黛爾賈特遭受美麗笑容和甜言蜜語雙重直擊，一時失語，在貝雷絲吻上來時羞紅了臉。她垂下眼眸，想找些什麼轉移注意力，偶然瞄見貝雷絲左臂上孤伶伶的傷疤，想起往事。

「妳手臂上這道傷，是我開槍打的吧？」她輕聲詢問。

貝雷絲身上的傷疤絕大部分是陳年舊傷，分布在胸腹和後背，四肢在戰爭中當然也受過傷，但經過再生治療沒有留下明顯痕跡，唯獨左臂掛著這道醒目的貫穿傷疤。

「嗯……」貝雷絲作勢回想，搖了搖頭：「不記得了。」

「一年前，炎帝開的槍。」

艾黛爾賈特提示了一句，去年兩人在南島的衝突場景，對她而言仍是歷歷在目。

「老實告訴我，妳一定也還記得。」

「……」

等了好一會，貝雷絲完全沒出聲，艾黛爾賈特抬眸一看，她竟然閉上眼睛裝睡起來了。

「貝、雷、絲！」艾黛爾賈特不滿地咬住她的肩頭。

「嗯，怎麼了？」貝雷絲張開眼睛，繼續裝傻。「妳餓了？我去煮點宵夜給妳吃吧。」

「我不餓。」

艾黛爾賈特連忙鬆開口，攔下真打算抱起咬著她的自己一同下床的貝雷絲。

「妳還記得吧？我那天對妳開槍的事。」

「……還記得。」見她如此鏗而不捨，貝雷絲只好承認。

去年夏天，學院正在放暑假，貝雷絲被軍部緊急徵召，前往南島協助執行燎原作戰。

她單槍匹馬潛入地下堡壘，撞上了準備撤離據點的炎帝，雙方在狹窄通道上相互對峙，炎帝阻止部下動手，親自對貝雷絲開了一槍。

「炎帝的消息很靈通。」

「卻沒有料到……撤退時會遇到妳。」

艾黛爾賈特湊近細看那道傷疤，疼惜地親了親，腦中閃過遲來的直覺。

「妳當時就有猜到炎帝是我嗎？」

「並不確定。」

「但心存懷疑，才沒躲開，也沒追擊吧？」艾黛爾賈特輕柔地撫摸她的傷疤。「妳明明好多年沒受過這麼嚴重的傷了……」

「不算嚴重。」

「骨頭都被擊碎了，還不算嚴重？」

「治療三天就完全復原了，的確不嚴重。」

貝雷絲抬手揉向艾黛爾賈特緊蹙的眉間，想起那三天，她是如何盡心盡力地照顧自己，又如何在此以為自己熟睡的時候面露憂鬱。

「……對妳而言，什麼樣的傷才稱得上是嚴重呢？」

艾黛爾賈特這麼一問，貝雷絲立刻想起參與東陸戰爭的第一年。

結訓成績優異的新血小隊意氣風發地出擊，不慎中了敵軍埋伏，隊長瞬間死亡，她也粉身碎骨，癱瘓在泥地裡，一根手指都動不了，聽著隊友們漸漸沒了聲音。

在醫療艙躺了兩個月，重傷痊癒後，身上留下了大量疤痕。

從此，貝雷絲再也沒受過那樣的重傷，帶的隊也總是能平平安安地全身而退。

她停止回想，笑了笑，淡然回答：「要用到醫療艙的，就是很嚴重的傷了。」

艾黛爾賈特看著貝雷絲，忽然湊近親了她一下，轉移話題：「那麼，我該如何彌補妳呢？」

「不用彌補，妳沒有犯錯。」

艾黛爾賈特微微一愣。

「我可是對妳開槍了喔？明知是妳……」

「面對敵人本就不該留情。況且，妳不開那一槍，我恐怕已經喪命了。」

炎帝親手標記過的獵物，只有炎帝能處置，這是地下世界眾所皆知的規矩。

「但要是我們立場對換，妳一定能想到更好的解決方法。」

「不，我想不到比妳更好的方法。」貝雷絲摸了摸她的頭，「妳有能力在一瞬間做出最好的決策，所以成功領導家族走到了現在。」

「……請不要再抬舉我了。」

艾黛爾賈特懷疑自己在她眼中是不是毫無缺點。

「妳是因為喜歡我，才覺得我做什麼都對吧？要是我無惡不作，妳也無條件縱容我嗎？」

「妳的所作所為都有跡可尋，嚴格遵循著自己的一套原則，並不會任意行事。」

生於黑暗，心懷正義，努力帶著族人向光而行——貝雷絲確定她就是炎帝的那一刻，迫切地希望成為她此生的伴侶，想替她分擔肩上的重量，將兩人的未來牢牢綁在一起。

「我想，這也是妳當初吸引我的一個特點，不過……」貝雷絲慢吞吞地說。「在我面前，妳可以放鬆自己、盡情為所欲為。」

貝雷絲順手撫摸艾黛爾賈特微濕的後背，膝蓋緩緩抵上潮熱的腿間，輕輕磨蹭。

「嗯……我真的可以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承受著伴侶的挑逗，眼神漸漸迷濛。

「對妳、為所欲為……嗎？」

「真的。」

貝雷絲話音剛落，艾黛爾賈特倏地發起反撲，伸舌去舔她左臂上的傷疤。

舔得十分認真專注，彷彿只要虔誠地多舔一會，就能徹底消除傷害過她的事實。

左臂外側原本不是貝雷絲的敏感帶，被艾黛爾賈特這麼一舔，竟然漸漸有了感覺。

「艾爾……」

貝雷絲低低喘息起來，舌間翻弄的兩個音節也是催情劑。

她不僅為艾黛爾賈特神魂顛倒，連身體反應都會順著艾黛爾賈特發生改變。

「——我想要妳。」

忍到極限，貝雷絲猛然翻身將艾黛爾賈特押在身下，伸手愛撫她的身體，低頭含上她的唇瓣，纏住沉迷於舔舐自己的舌尖，熱情地跟她交換無暇成句的愛慾。

屋外，蟬鳴停歇，萬籟俱寂。

月光流洩而下，靜靜守望這漫長而熾熱的夏夜。